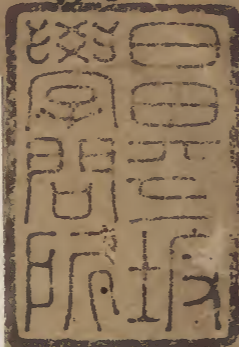


黃氏日抄

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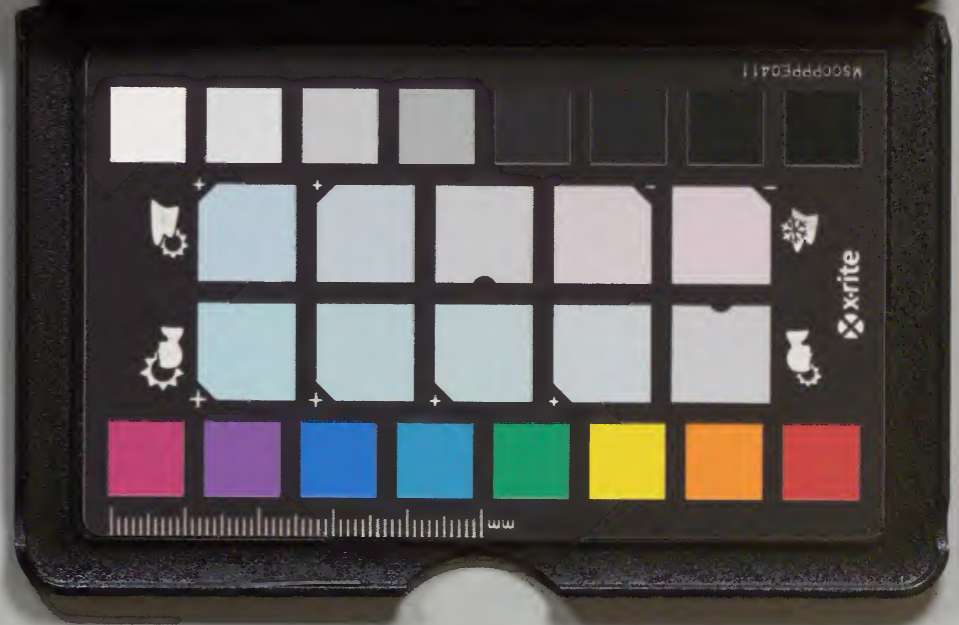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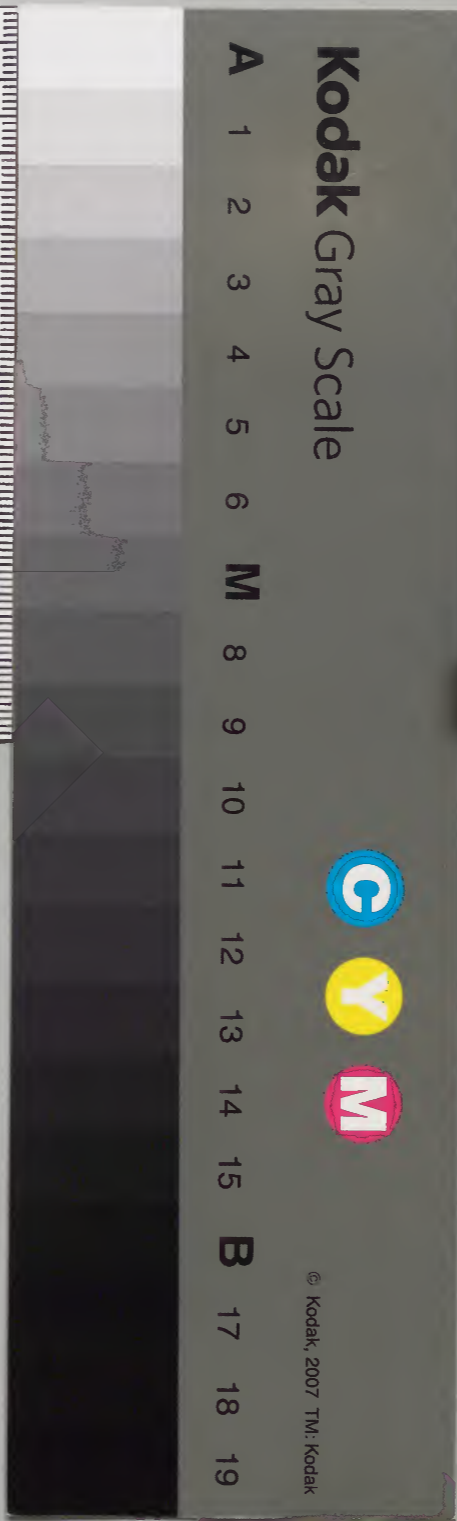
易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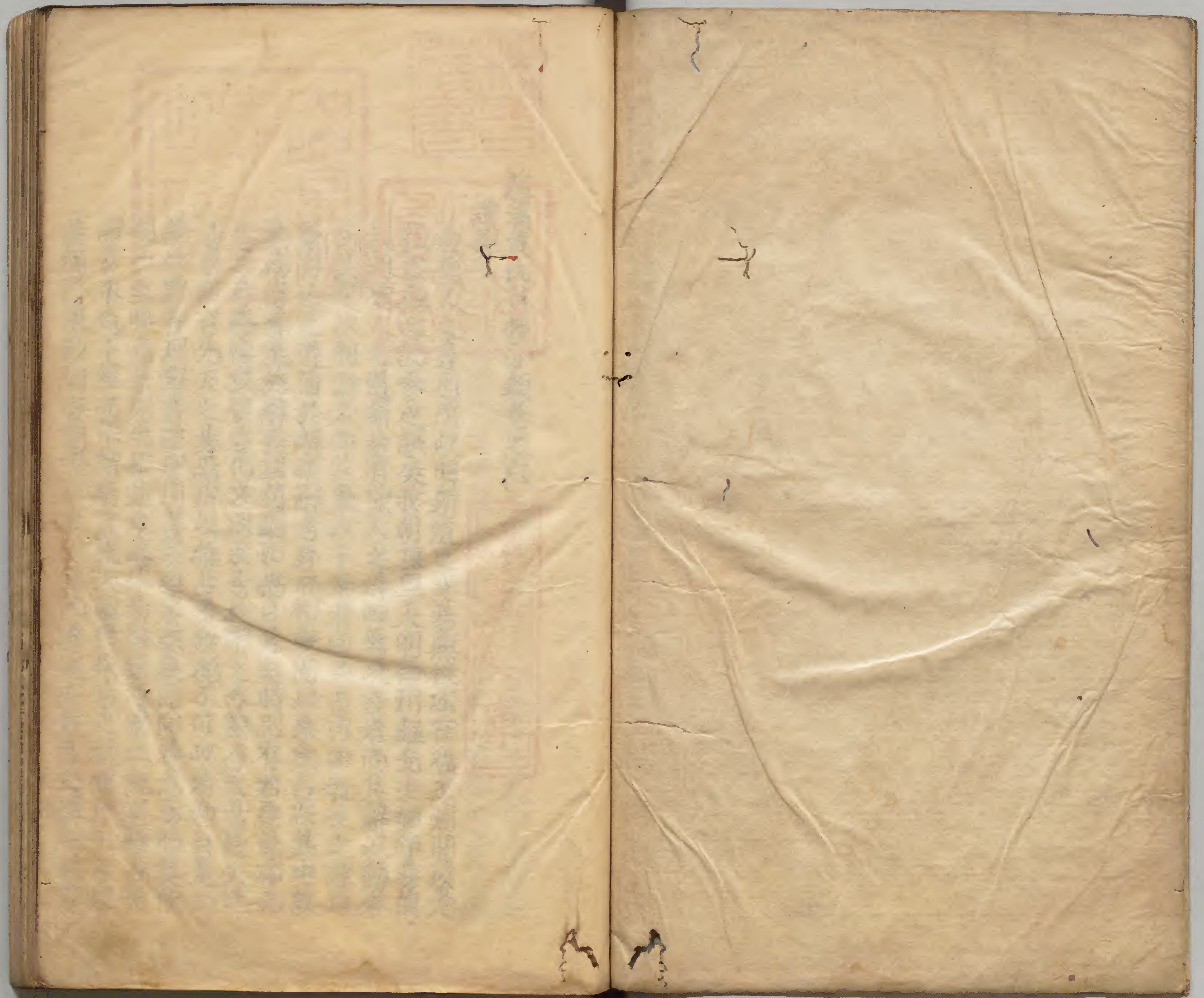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四	二	
	七	一	四	
二	五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天	九	漢	
函	四	書	
二	二		
二	五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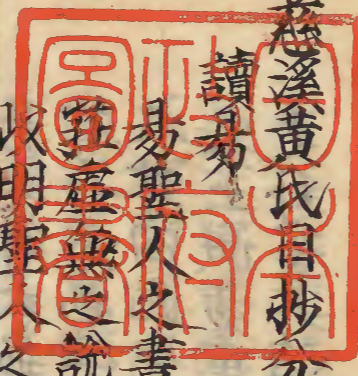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9424	
冊數	25 (2)		
函號	298	286	







慈溪黃氏自抄分類卷之六



淺草文庫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
 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王始作易傳
 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
 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知變而以象與占在其中故
 其為傳專至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
 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
 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
 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為易而莫能
 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
 謂易本為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
 其備於象數猶有關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

圖象曰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之上晚漆祖
父矣愚按易誠為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
誠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為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
者也且其義精辭數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
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
理因理為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發不特伊川也伊
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下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
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
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
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為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
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
文王演易重為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為伏羲先天
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

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
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
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為
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兌巽為東南西
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
乎下而言南方炎為火北方寒為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
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
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為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
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如此二章為
先天者耶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為伏羲者耶然聞先天為
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
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
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

之數康節每欲以教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歿教學
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菴雖為之訓釋
他日晦菴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
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
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教而教者康
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
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
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
言教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
精則可脩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為技
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
易學必如晦菴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下筮而未嘗
闕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允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為既
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教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

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
務者也

乾卦

六畫即正經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文言繫辭孔子作皆所以解
此六畫餘做此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伊川云用九者處陽剛之道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為首則吉
也晦庵本歐公說以用九為陽爻之占法云六陽已盛如羣龍之
剛猛在首故見其無首則吉是欲剛而能柔也諸家或異或同皆
自用九以下取義愚按伊川之說蓋本經文用九天德不可為道
為言晦庵之說蓋主下筮為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於六爻
之外以總明六爻之九則不屬爻位不係占卜恐無群龍無首之
象亦未必有所謂吉之占也臨川鄭氏以用九見群龍無首吉總
為上九之爻辭屬於元龍有悔之下云上九之九雖有悔矣而猶

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龍謂之群龍皆以無首而吉至上九則為首矣能見群龍之無首而亦不敢為首焉則悔可以而反吉也愚按古註云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夫以剛健居入之首物所不與也故乾吉在無首鄒氏蓋本古註此說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為首之義既合於晦庵下筮取象之義亦合

重剛

九三重剛以陽爻居陽位也九四亦曰重剛晦庵疑重字為衍鄒氏云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重剛之間故亦曰重剛愚按恐乾之內外卦皆陽剛而三居內卦之極四居外卦之始實處兩陽剛交際之地故皆為重剛而皆不中歟

坤卦

直方大

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說晦庵止云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

其說徑淨節齊蔡氏直者發於內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黃裳元吉

六五於坤為最吉之爻伊川言外生意乃謂婦人居尊位之戒女媧則天是也晦庵非之云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其象如此其占為大吉於經文為順矣鄒氏云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入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必有餘慶

慶當作平聲與下文袂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揆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并困豐允允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又如詩云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其有章是以有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皆

以平聲協韻詩與易皆以韻為句也韓昌黎銘劉昌裔之墓云維德不爽後人之慶爽音霜慶音卷亦平聲協今江西人皆呼慶字作卷音今慶與爽二字禮部韻平聲十陽皆有之

屯卦

利建侯

程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蔡本朱說謂建已為侯蓋至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為卦之主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然屯難之世自立為君似難形於言朱之易本義惟曰立君而已語錄方有立已之說而蔡說宗之鄒氏謂初九能得民建以為侯分民而治廢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享矣龜山亦曰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愚按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姑錄之侯知者

求而往

諸說皆謂四以陰輔五之君位才不足濟屯故下求正應初九之

陽與之俱往以輔五節齋蔡氏云待初之求而後往似又簡淨可於此應上無添說

蒙卦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程謂去昏蒙之桎梏固似未安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脫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囚之終身乎蔡節齋云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覺明切

需卦

六四需于血出自說

龜山曰血陰傷也出自兗不安其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遠於陽故入于兗兗陰所安也鄒氏曰兗以况陰之所居六四不足以竭三陽之進雖見傷而未甚故出自兗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于兗三陽乘則敬之終吉愚按二說相備視諸家似穩鄒之說實本古

註其說尤明故據而錄之

師卦

師或輿尸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衆主晦庵獨本古註以為兵敗輿尸而歸未知孰是然蔡節齋本出朱說凡晦庵與伊川不同者多從朱獨此六依伊川必嘗審思者也按六師或輿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輿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合詳之

丈人

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揚云丈者黍會尺引之積愚按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節故各男子為丈夫尊翁嫗為丈人此說亦可輔諸說若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為丈人恐未然

此卦

後夫

程謂來比而後雖夫亦凶朱謂不必如程說但指居後者愚按豕

文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此只是本文之解恐朱說為平易古註與蔡節齋去後夫指上六按六陰也陽為夫恐非指六也其字

小畜卦

西郊

程以西為陰方雲自西而東不能成雨朱以西郊為文王自指岐周蔡節齋朱學也亦以西為陰方而近世徐古為作易傳附說明言岐周之說為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然在學者更詳之

牽復

其程以九二與九五為牽朱以九二與初九為牽按下卦乾陽為上卦巽柔所畜而陽有復之義若以初九復自道與九三與說輻觀之則當從朱說蓋初復之最善者也二牽挽於初而得復者也三不中而逐陰不能復者也似皆至三陽之進而言之

履卦

履虎尾

蔡云兌有虎象三為兌終故曰虎尾徐云虎屬金之一陰故有虎象不啞入亨至九四言也此說視諸家為詳然晦庵云以陰攝陽所以曰履虎尾是虎又指夬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兌履之也若據六三九四皆言履虎尾則合從晦庵蓋六三若自為虎之尾不應虎自履其尾也

其捷元吉
捷字上連視履恐是捷踵之捷

泰卦

拔茅茹以其彙

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晦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辭

義甚明

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信龜山至入臣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爻不飛以孚例之

又覺簡易

用焉

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

大有卦

初九無交害

程朱皆謂處卑而未涉乎害揚龜山出於程蔡節齋出於朱乃皆謂因無交而有害愚按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此即是釋上文初不見有害之意合從程朱元說

謙卦

地中有山

鄭氏云此亦實象如深谷為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為謙之象亦有理然天在山中豈必實有其事此特就卦取象耳

豫卦

盱豫悔遲有悔

程曰肝上視也三不中正主視四不為所取故有悔然四為豫之主遲而不前亦有悔此說諸家從之朱以肝豫為句悔遲有悔為句蔡節齋從之未知孰是然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則肝豫悔宜為句程之說經之文也

由豫大有得
程曰九四為豫之主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朱以占為大有得未知孰是然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則大有得為得行其志程之說經之文也又徐云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而有悔肝豫者介于石之友遲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及此說從六二爻起義說來而合兩悔為一亦有理但不曾及肝之義併錄之以俟知者

隨卦
大亨以與甘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悔庵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今當從之蓋以隨

時為誤也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悔庵解此語亦曰隨時休息

澤中有雷
悔庵云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知舊人曾如此者否愚按龜山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亦此意也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於兌之時也覺尤切

臨卦

九二象曰減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程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朱云未詳蔡云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鄒云九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為感其間容有未順者而無害其為感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觀卦
盥而不薦有孚顛若

程謂居上者當莊嚴如始盥求神之初不可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孚誠顯然瞻仰朱謂聖人出治天下自化如盥滌而不待薦享有孚已自顯若規程之說精矣祭節齋因其說併主在下之人言之謂天下察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豕豕曰下觀而化愚意此其所以孚者也又按古註本論語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意故以此盥作灌說然盥與灌字義各不同又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者夫子特主魯之失禮而言所謂有為而言之者也若薦者亦豈皆誠意盡散而可盡少之耶

噬嗑卦

雷電噬嗑

程朱諸家皆言於卦合云雷電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鄒氏謂彖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

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其他判然二

滅趾不見與滅鼻滅耳同與傷字蓋異義也

傳云滅傷也愚恐止是滅沒如過涉滅頂之滅加校於趾滅沒其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金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金剛物以六五

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庵主周禮獄訟入鈎金東

矢而後聽之之說以經說經固未有據但恐周禮出於王莽之世

六五貢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古說以為聘賢固於卦外立說程傳以立園為上九以東帛或變為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龜山已微有此意鄒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

山附於地剝

程傳云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地剝之象也諸家似疑山附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故各又自為之說朱云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此說可釋厚下安宅恐亦未及剝之名義愚意山特出而遠於地者山之常也此不以附言也而曰附於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經言山附於地剝而伊川釋為地剝之象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者觀地剝之象而厚其基本便不至於剝也剝之名卦未嘗與山附於地相反君子以厚下安宅亦未嘗與剝之名義相反

復卦

出入无疾

程傳云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微陽生長無害之者也蔡節齋曰出由剝上出而為坤也入由坤下入而為復也鄒氏曰出入云者昔之出而今入也其說可以相備但蔡與鄒皆以无疾為不求速與程相反耳無疾合依程說若以无疾為不求速則下又朋來無咎豈以無怨咎之者耶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蔡云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愚按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无妄卦

程云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朱云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无妄也二

說皆以與為賦與之與近世有作物與之以无妄者恐非蓋天下
雷行物與无妄主造化而言對時育物主先王而言不當以中間
物與自生物而言也此句差難曉故錄之

不耕獲不菑畲

程謂不耕而獲不菑而畲為不首造其事以首造為妄朱云不耕
不獲不菑不畲無所為於前所覲於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為以
文肌言之合從朱說若如程說各句湏添而字方通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程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及遭詰捕之擾視
程說為明矣邵云或者繫牛於此自以為固矣繫脫而不知牛之
所之以出意及牛為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
此為无妄之災也覺於經文尤切

大畜卦

天在山中

程止言所畜之大朱云止以象吉不必實有其事合從其說他說
有謂於牛納須弥者此異端誕語有謂草木皆天者又是生說皆
不必惑若居四山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中然象意不指

此也

曰關與衛

曰陸音越諸家從之鄭作日程與朱從之合依日月之日讀
何天之衢專

程以何字為誤加諸家遂生別說朱云何其通達之甚也此說極
明白只依經文讀之

坎卦

樽酒簋二

程傳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朱本義乃
用鼎以道之說以樽酒簋為句貳用缶為句其說曰既曰樽酒簋
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又曰其實無貳簋之實陸德明自註斷

愚按貳用缶恐亦不成文理徐云權輿以四蓋
鄒云樽酒者一樽之酒蓋貳者以筮食
理無窮未必陸氏可以註斷象曰樽酒蓋貳剛柔際也
文初未嘗以樽酒蓋斷句也合且依此經文以樽酒蓋貳為句

離卦

離麗也

古說皆以麗為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
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華麗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明兩作離

程與諸家皆以明兩為讀晦庵用水洊至句法以明兩作為讀愚
按明兩作之句出釋文兼解卦亦云雷兩作句法相似尤為切證
合從晦庵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以離為麗云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蔡云柔居尊

位故為離之王公然不必改離為麗文理自通
獲匪其醜

古註云除其非類此語蓋之程云所執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是
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無暴當曰非執其類可也今日所執者非
其醜類則語意未明及若禍及無辜豈得云無殘暴耶蔡云獲非
其類者而已此語視古註尤明

咸卦

咸其脢

古註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
無脢而此說自咸其脢次第而上說已明白近
脢背肉也與心相背然朱與諸家以為與

為之地無係累故無悔而程又以為背其私心私心二字似
又添一層說於經文非順竊意當以諸家與古註相參而義備
遯卦

莫之勝說

說王肅如字徐吐活及程從王音云不可勝言於勢順易朱與諸家從徐音作脫字說恐不若從程也

大壯卦

六五喪羊于易

程曰羊象群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使無所用其剛是喪之于易也朱曰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易者忽然不覺其亡也蔡曰羊自謂也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決故曰喪羊愚按程說以六五能喪群陽並進之壯朱蔡以六五為群陽並進而自喪其壯二說未知孰是然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位不當則居群陽並進之衝為其所決者似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豈得言位不當耶兼旅卦喪牛于易與此義例一同程解亦云以忽易自失其順未嘗以為喪失他人之順

晉卦

維用伐邑

程傳九伐邑皆釋為自治晦庵謂伐邑如隨費隨邠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愚按世無捕兵自伐其邑之理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自為國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之故為伐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事故有此語合從朱說

明夷卦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居陽之始飛者去之也垂其翼行不敢顯也三日不食不暇食也此古注大意如此與象曰義不食也意相合近世以垂翼不食皆為傷困之極恐初九未至此亦與義不食之意殊矣大率及象正是孔子解經之語不當背之今以經文之象曰為正

入尋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謂言尋邪得君之深朱云未詳疑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

意而去愚按朱說於象曰獲心意也一語意義相協當從之但程人說窮極小入之情狀自足為世戒不可不熟玩尔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愚意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則晦矣日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日大明也一矣其中則尚如此入宜何如其自畏矣

其入天且剝

六三居二陽之間而上應上九故古註與晦庵諸家皆以見輿曳為二牽於後以其牛掣為四阻於前以其入天且剝為上九猜而重加之刑惟程傳併天且剝歸之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按晦庵依古註恐合從其說

解卦

解剝西南

古註西南衆也程朱皆以西南為坤體廣大安靜然象之釋此句

元云往得衆也程朱之說乃是所以得衆之道合兼詳之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古註云無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往則以夙為吉蓋兩開其端也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為既安定則為可久之治晦庵非之蓋或為或不為惟其當而已合從古註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古註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無怨程朱皆以君子之解信驗於小人然按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則古註為平順蓋易之有象曰是即所以解易者也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

古註云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無咎程傳云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無咎也朱本義云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無咎之道也按三說雖不同而皆主於初九自損以上

應六四為說諸家乃以已事為止其事恐未安合詳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自古註以至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若本義則又明以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蓋謂兩龜為朋也惟程傳以朋為助以十為衆云衆助之公雖龜卜不能違是或益之為句十朋之為句龜弗克違又自為句未知孰是然若如本義分句則弗克違一句至何而言似欠歸着若如程傳分句則龜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至龜而言庶有歸着在學者詳之要之程以理言朱以象言也得臣無家

諸家皆謂得臣無間遠近惟蔡氏鄒氏謂得臣之國爾忘家者姑錄之

益卦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

古註以陰居陽而求益物所不與故凶則免愚按文義已順特語

未瑩耳程傳云三當稟承於上安得自擅為益唯於患難可以應卒遂以守令救荒凶為言晦庵非之謂六三不當得益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蔡氏宗之然恐警戒未可據言凶事耳龜山謂用凶事者以所以保其存凶所以有其吉故曰固有之也亦是一說要之古註為易見

莫益之偏辭也

程云非有偏已之辭也恐上添非有字未知如何朱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也上添求益亦未知其如何意若戒之曰莫益之允求益者皆偏辭耳

夬卦

告自邑

程朱皆以為先自治理固然矣然恐自乃自從之自非自己之自如云告戒自其居邑始欲人人知謹也居德則忌

此句頗難曉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也忌者禁也約立防禁而無潰散是以則字為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云未詳龜山云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上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愚按此二說近之故錄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朱皆以惕號為句愚按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則分句合依諸家有戎勿恤為句正在本經非諸家自為之說也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

遇而九三獨應上六也然若將為雨所濡而有愠色則九三雖與上六應實與諸陽並進而羞與陰比所以無咎則雖應亦不與之應矣

姤卦

初六繫于金柅

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遽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散而無至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得貞吉金者至堅之物柅者制動之主也廣雅柅止也說文作柅絡絲跌也按此說以一陰遇五陽而欲其專於九四正應之陽其義甚明金柅雖古今異俗不知其何物而指為堅物以此繫於彼意亦曉然矣程傳不以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為止車之物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又是一義然恐又繫之之語與經文繫于之意不同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以為未賢而天降之賢於爻象未見其的然者朱本義以杞為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其於爻象果何如緣此爻辭乃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其餘紛紛尤更各出惟蔡節齋謂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乃出於天非人

所能為也雖未必然於及義差近姑錄之以俟知者

萃卦

萃亨 程朱皆以亨為衍字蓋以彖文不及亨字而下文又有利見大人亨也鄒氏曰萃者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然則依經文於萃之下有亨字亦未嘗不可也

孚乃利用禴

程傳發至誠不事外飾之義其備然此句語脈自有兩節蔡云未孚而用禴有簡薄之嫌必待其文孚而後用鄒云用禴在既孚之後愚按二說於經文為順蓋九二剛明之臣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之時理當然也

困卦

初六臀困于株木

程傳謂無所庇而不得安其居朱云臀在株木上不安可知視程

屯經

九二困于酒食

古註云以陽居陰謙以待物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是言困于酒食之多也程傳謂酒食所以施惠二以剛處困未得施其惠是言困于酒食之少也愚按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是九二乃好及初無困吝不足之意古註之說為順若程說則又成一義矣朱以困于酒食為厭飫之意此足以發古註之未及也

朱紱赤紱

程以朱紱君之服九二上瓶九五之君故云朱紱方來赤紱臣之服九五下應九二之臣而上下皆為柔所揜故曰困于赤紱晦庵非其說然蔡出於朱亦祖程說蓋晦庵亦未有他說以過之而二及相形程說已明也合且從程

井卦

木上有水井

程傳謂木上有水井

木程傳謂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晦庵謂其象只取巽入之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後面羸其瓶之義不合木上有水者津潤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却汲上供人食用愚按此義當從晦庵蓋古以瓶汲程傳出近世見近世以木桶汲泉而云木耳往歲有沈計議雄飛說井底須置木板以隔泥汚而木板終不朽今作井者皆然自謂此可明木上有水為井之說愚恐亦據目今所見言之未必古人皆然亦未必作易者以此取義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愚按相字合作去聲其義為助若如程傳勸之使相助則是相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字以足其義而相乃歇後字耳且於木上有水之義似無相關竊意上下之情本以勢隔君子觀井之象勞徠其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有如汲引蓋取井之義云爾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云有才未得用如井潔不見食既以不得食為惻豈免有求故求王明而受福晦庵云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並受其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愚按朱說於為我心惻之義甚明蓋為我者指他人言之也合從朱說臨川鄒氏釋行惻之義亦與朱說暗合古為徐氏云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惻之者為之求矣此義亦足以發

六四井甃無咎

程朱皆謂六四以柔居大臣之位才弱不能濟物故取修井為象是矣鄒氏曰甃所以禦惡而潔井徐氏曰此在井壁恐有井谷之處因勸以井甃無咎愚按二說可裨程朱之細故錄之上六井收勿幕自古註以及程朱諸家皆以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故曰井收

收者汲取也收亦作去聲臨川王氏專主收作去聲云古者以收
土各冠以收髮為義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體收於此也掘井
及泉深之使清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於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
斃者所以禦惡於內井收者所以禦惡於外收以禦惡而非杜人
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按此說異眾雖未必然而於事情為切故
六錄之以俟後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幕者即以井收而覆井之名
非幕帝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於井者也

革卦

水火相息

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祭節齋本玉弼注以為生息之息不知
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有生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
演已明蓋生息又自息滅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為滅息之息

鼎卦

玉位凝命

伊川以命為命令之命晦庵以命為天命之命從晦庵亦吐

震卦

出可以守宗廟以為祭主也

程傳主長子言之云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臨川鄒

氏曰天子巡狩親征諸侯朝覲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為長子故此

卦以君出子在為言不雜君父共國時也愚按此說釋程傳之意

為明晦庵云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

古註往則無應來則乘剛皆危也處震之時而得尊位乃有事之

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無喪有事也程云往來皆危隨

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之事所有之事謂中

德朱云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無特而不危故無所喪而能有事愚

按三說相近至朱而愈精鄒氏云剛動二陰之下欲以威加者也

初九一震六二喪且勢則然也九四之震泥矣五自億度知其無

能為也吾之所有事者可無喪焉故曰億無喪有事五之柔中能勝天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事在中大無喪也謂之大見其必無喪也此說似足以輔前說以無喪關二之喪具而言故錄之

艮卦

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

兩艮各止其所諸爻皆無相應晦庵語云這箇卦各是一箇物不相秋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愚按艮卦本旨恐不過如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背後自不見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相背亦不見人也靜止之義理無窮固皆在其中矣

山上有木漸

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固為漸晦菴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可因之說矣鄒云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似於文義尤切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

程以儀為儀法恐儀法非可于鴻而言朱以儀為羽旄之飾或疑亦未當于其飛翔而言古註云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然朱之說於可用字為切合古註與朱說參之氣象斯可見

巽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

程朱皆以牀為人之所安巽在牀下為過所安有不安之意程以史巫為通其誠意識則吉朱以為竭誠於祭祀之占鄒氏云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已已甚屈於人者非怯則諂皆不免有各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無咎蓋祝史通又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皆交於神者交神豈容諛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其誠意故得無咎蔡云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之意巽過乎實惟用於史巫則吉徐古為云史巫達其卑

下之愧不厭其忸怩之意其說亦與鄒氏合此可貫通二爻之意

合從鄒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傳謂六四乘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遍及上下也晦庵謂此說牽強且當闕疑臨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為者易於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立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興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為有功故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愚按此說與象辭相應故錄之以俟知者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為陽陽至生甲於時為昏自庚至癸為陰陰至成庚於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鄒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夏也漢志曰欽更於庚悉新於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愚按晦庵已癸

此義而二家可輔其說故錄之其辨於爻者如曰古之於陰也

六三渙其躬無悔六四渙其群元吉

程云六三止於其身可以無悔朱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能散其私以得無悔程云六四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可謂元吉朱云如程說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祖老蘇之說謂群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群下文渙有丘則混而為一之義也愚按文義皆似朱說為順又六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與朱氏散其私相合若如程說則於志在外之語不協矣

渙王居無咎

程以九五能渙汗大號居王位為稱而無咎朱以為散其積聚愚按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群其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說為順此爻乃渙汗大號之下獨言王居不成文故再提卦名渙字曰渙

王居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似無敬積聚之意且合從程說

程云固守則凶朱云雖得正而不免於凶愚按卦辭云苦節不可貞則程說本經意也

未濟卦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程傳謂上九剛明之極居未濟之極當樂天順命飲酒自樂若耽樂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於孚為有失也朱本義云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無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臨川鄒氏曰既濟之極入於未濟未濟之極及於既濟上九以剛明處之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宴樂信乎其無復灾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

無咎若傾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易六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六爻又以飲酒濡其首終之此易之為道懼以終始故愚按此章雖晦庵亦疑其難說今鄒說於經文似明須謹錄之以俟知者問焉

天尊地卑止變化見矣

晦菴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說造化實體乾坤定矣一截是說易書臨川王氏曰此言易書未作以前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此言自然之易

剛柔相摩以下 謂言自然之八卦 乾知大始云云

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自處者甚易簡也

易則易知云云

晦庵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聖人作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云云

此言君子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云云

此言君子用易

象者言乎象者也之各指其所之

晦庵云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義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者觀變玩占之要也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

王氏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仰觀以下窮理之事與天地相似以下盡性之事範圍天地以下至命之事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所謂裁成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君子之道鮮矣

愚意此言道原於天而賦於人

顯諸仁之陰陽不測之謂神

愚意此言造化寓之易顯仁藏用盛德大業皆指造化而言造化之生生不窮者即是易易之成象者即是乾效法於乾者即是坤自此言易之下筮妙用處

夫易廣矣大矣之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贊易道之廣大至德晦庵指為在人之至德揚氏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惟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道義之門

鄒氏云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而與天地相似易與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成性存存南軒云因其存而存之晦庵云成性本成之性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盜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舉鶴鳴在陰以下七爻晦庵曰此下七爻則其例也○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庵獨以為雜亂蓋以下文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為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皆得見之也若曰雜亂則人皆得見何必聖人凡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得擬諸形容如以惡字非所以言幽深則凡易象所以形容其幽深者若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可惡耳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以賾為幽深且與經文探賾索隱之意合

大衍之數五十之可與祐神矣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其前而下粘其知變化之道此知神之古所為乎合為一章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卦用揲著之法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為章首於理甚順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言易之神至著龜而言所云無思而為者亦言著龜無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為人不可有思者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言易之用亦至著龜而言

易曰自天祐之之無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厲之前章本義厲之後章云恐是錯簡

王氏曰疑在下繫諸爻之後
子曰書不盡言之數之舞之以盡神
此言聖人作易

乾坤其易之蘊耶之或幾乎息矣

晦庵言是陰陽卦畫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易易與天地相

無窮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之事業

是王曰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存乎德行

晦庵此言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繫辭下

八卦成列之禁民為非曰義

晦庵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又云天地之大德以下乃各

自說去王氏云此言聖人以仁義參天地而全其生生之用也

古者庖犧氏之蓋取諸夬

晦庵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聖人居大寶之位

大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蓋取諸益

晦庵云蓋字乃模樣是恁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讀漢書所謂獲

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王氏曰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且以益言之雖未有益卦而已有巽與震

矣合震巽則為益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之也愚恐夫

子言於已有六十四卦之後若曰古又制其器合於今日某卦之

理蓋取者推其理云耳

是故易者象也之立心勿怛凶

此章言及象之動而舉爻以明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之以明失得之報

晦庵曰繫辭自此以下皆難說本義亦畧矣愚按自此以下張南

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缺

疑之義為正難實言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晦庵疑其有誤者也南軒曰行健為乾之類當其名也名既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賾之類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蔡曰開為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於此也王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舉其當言舉其正所以開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甲且斷必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愚按南軒以兩項各相因蔡說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作四項王作兩項未知孰是始以晦庵所未解而錄之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聖人作易使知所為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為之得者其報必吉

懲其失而矯之者雖凶亦吉恃其得而忽之者雖吉亦凶以此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之巽以行權
晦庵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之道不虛行
王言此章言易書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晦庵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蔡曰出謂爻自內而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內使知懼如夫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剝之變復入內而知懼也王曰下卦為內上卦為外自內之外為出自外之內為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知所懼也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
晦庵曰上文既云不可為典要下文又云既有典常都不可曉愚恐上文言易道之變遷故曰不可為典要下文言人能率其卦爻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聖人作易使知所為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為之得者其報必吉

之辭而揆度其事情所向之方則既有典常矣上主在易而言未
定者也下主在人而言得占而已定者也未知然否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之其剛勝耶

此章言六爻之不同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以吉凶則居
可知矣

晦庵云曉不得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
其二物以為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
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於理者為是是之應為存
為吉乖於理者為非非之應為亡為凶不必至於存亡吉凶而後

知辨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若曰可坐而知也聖人所以
是歎之曰噫

易之書也廣大悉備之吉凶生焉
此言六爻之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也易之道也

天言文王繫易多述憂危之事

天乾天下之至健也之其辭屈

此章皆從乾坤簡易發意王氏逐節解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朱曰侯之二字衍文蔡本徑去侯之二字而以說諸心研諸慮並
言愚按王弼畧例亦曰說諸心研諸慮則侯之二字為衍文明矣
但當仍古本而讀者自以義理省此二字而讀之可也古本元有
此二字而去之不可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及至於命

此章言著卦及義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晦庵解能贊化育天下和平而著生蔡氏曰神明蓋渾然未形者

聖人幽而贊之則知有粲然之理故大衍之著所由以生王氏曰
箸神物也天地生其形聖人生其法方其著法之未生則著之為
物特茂草之一耳豈知其為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與人接聖
人幽有以贊之而傳其命於是起大衍之教愚按晦庵說極簡明
但此章正言聖人用箸恐未必說到著未生前聖人贊化而致著
生之事故又錄蔡王二說以參之

倚數
晦庵以為揲箸時依倚在這裏蔡云依也教依乎天地王云數無
常用又倚之而有所託焉愚按若如蔡說既參之兩之而又倚之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天晦庵謂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止就易上說凡就人上說者借之也
諸家多同經旨如此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之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易之六爻蓋兼三才而皆所以順性命之理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允說也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易易取其象
於卦為乾坤凡二者為天地之氣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
為實主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
脉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於卦為艮兌雷
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言適
也易取其象於卦為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
息滅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
者之相射確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為坎離凡六者皆天地之氣之
為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
卦之義似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何洛諸儒未有外此
而他為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教學創為先天之圖移易卦
之離南坎北為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

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為南北也何以知其此為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言位或彼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風一從南即盜然以溫風一從北即冷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何所驗以為信耶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為西北兌為東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

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震為東北巽為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為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為離北方為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及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為東方之卦坎為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見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說者離指火為日遂以離為東指水為月遂以坎為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為火然後言離為日獨言坎為水而未嘗言坎為月蓋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曰雖陽而其沒必於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於一方者此也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為言耶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

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
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
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
錄語類考因康節之先天而又有疑於文正孔子之易及有疑於
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
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繁
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蓋易
所言者道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教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子
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可以其數學而反疑
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為正
毋以門人記錄晦庵之言為疑

語錄云文王八卦不可曉此因康節先天而不可曉也
書只取卦名或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可曉也
日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勅要說便說或謂此因
康節先天而不可曉也以下大槩各就勅要說便說或謂此因
六十四卦與不能與疑於孔子者此意不自程子與程子亦不
及問之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與疑於伊川者也又曰易

言隣乎巽不可曉曰申在西南不識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
可曉如何陰陽未此相薄曰西方不識東方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
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可曉也以下大槩各就勅要說便說或謂此因
門人之所錄非出於晦庵之成書未知然否

乾為馬之充云云為羊
南軒節齋說其詳明晦庵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
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每
卦各有不一之象占得某象者即知為某卦故於每卦總言之未
知然否

序卦
此言易之序不待註釋本文已明
雜卦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據雜象卦以暢無窮之用愚按序
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濟所以昭易之無窮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

夫史記之於春秋也其辭多矣而春秋之於史記也其辭亦多矣... 夫史記之於春秋也其辭多矣而春秋之於史記也其辭亦多矣... 夫史記之於春秋也其辭多矣而春秋之於史記也其辭亦多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

讀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襄貶凡例之說與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甚辭入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

經又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
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胤天而
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
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為也今必謂
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
况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
刻始於勅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為春秋先
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
皆逆諫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援先儒凡例褒貶凡例而說春秋
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為他人發也

褒貶

夾漈鄭氏漁仲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晦庵先生曰春
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聖人光明
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

自見又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况千百載之下而遂逆推
千百載上聖人之意

凡例

徂深石氏曰稱人者貶也而入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
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
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
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王會者而瓦
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至兵者而鬪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
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
去天以示其非

愚按晦庵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
秋時非威文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此蓋尚論其世者也聖
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
世王室微諸侯強其始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

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為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且褒貶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

隱公

名息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始隱

伊川先生曰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泰山繇氏復曰平王追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木訥趙氏鵬飛曰非始乎隱也始乎平王之末也凡諸儒欲以一事而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但徠石氏介曰

春秋以無王而作孰謂隱為賢且讓而始之哉愚意春秋特因魯史而修之非為魯作也為天下萬世之王道作也故謹錄諸儒之說如右凡他有所指者不復錄

元年

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夾滌謂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止齋傳良亦同其說謂古諸侯止稱世愚意諸侯所謂奉天子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為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為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有王者興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為年其曰古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始舉其世次歟或謂書元為春秋大法者亦未必然自唐虞三代皆以始即位為元年矣

春王正月

自杜氏注左氏傳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語先儒遂多指春秋之

春為冬建子之月至文定公胡康侯講春秋始謂前乎周以丑為
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為正書元年冬十
月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
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萬世
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也然文定以春為夏正之春建
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
故晦庵先生以為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
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此事晦庵考之詳矣尚未嘗質言之豈後
學敢知近世惟岷隱戴氏溪在東宮講春秋常以夏正為說於時
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
遷之理今所抄集姑依戴氏在來者擇焉

不書即位

左氏謂隱攝公羊謂隱為桓立穀梁謂隱讓然謂其讓為成先君
之邪則似求之過也或謂其稟命為正而正者不必書或謂不稟

公命而即位聖人固紕率之而不書皆無所考戴岷隱以經之所無
而付之不言惟劉恕謂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國人不與而立隱
公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於是桓曰
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俱
失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者魯附庸之國儀父其字左氏曰名克書月不書日者先儒以
為遠也盟非義事而春秋亂世相與結好之常聖人不過因事而
書諸家或以為褒或以為貶皆不可知然既盟而又伐之則非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莊公也段其母弟莊公迫於母命封於京而反莊公以兵勝
之克者戰勝之名也穀梁曰賤段而甚鄭也謂不書第而書克也
胡安定曰兄不兄弟不弟交譏之也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胡文
定曰克者力勝之辭愚意大指不過如此或又致鄭伯以滔天之

罪者似恐求之過蓋鄭伯不幸處母子兄弟之變而不學無識不善處之其初黜劾以從其母其後妨其母不敢遽制其弟後遂至難制而伐之耳左氏罪鄭伯失教段果可教者否耶鄭莊之大惡在伐周末必在克段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咺吁阮又

仲子者魯惠公再娶之夫人也伊川謂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者妾稱也穀梁謂禮贈人之妾不可凡皆正論也木訥謂魯以夫人

赴故王來贈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或曰不書公譏與大夫盟也岷隱曰宿者國名意其為宿而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

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用大夫

公子益師卒

十益師者孝公之子貴戚之鄉卒故書

三年春公會戎于潛

說者多謂譏公不當與戎會是責人於難也岷隱謂周襄戎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之也愚謂亦公不能自強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小國左氏謂莒娶於向向姜不安於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謂入者得其國而不居按左氏據史為傳當是事實公羊則據文立論耳然言入則以兵可知宣四年公代莒取

向則向後為莒所并可知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極小國也木訥曰莒入向向近魯魯人疑莒為東鄙之侵故以此示威其後因紀子帛為密之盟遂與莒結浮來

之好愚按入向入極二事聯書木訥之說似得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林說者亦多以此賤公惟木訥曰以文王之聖而事昆夷以大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疵焉唐之盟非得已也愚謂不得已而與盟可也終不能自強則非矣
九月紀裂繻來逐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紀求昏於魯也說者皆謂譏不親迎伊川曰諸侯親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逐婦者乎戴岷隱亦謂文王親迎時為世子韓侯親迎亦因入覲然則凡皆因事實書非有譏貶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氏謂子帛者紀裂繻之字公穀二傳皆以帛作伯左氏見國史當從左氏木訥曰莒自入向有窺魯之心紀子帛往來莒魯之間於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為魯謀也卒之八年為浮來之盟莒魯友三好子帛之功也愚按紀新昏於魯為魯謀有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入子氏薨

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伊川安定劉氏推衡皆以為妻蓋隱公自有妾母明年書君氏卒此言夫人薨則其妻明也或又以為桓公之母仲子蓋以子氏而言之後書考仲子之宮故也然元年已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仲子之卒在前此言夫人薨則其妻可知也
鄭人伐衛

初鄭伯克段于鄆段之子公孫滑奔衛衛為伐鄭取廩延至是鄭遂伐衛木訥曰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又加兵於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伊川曰月壬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木訥曰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入君畏天之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立五十一年崩父為申侯引犬戎殺之不討父讎而反屯

戊申侯以報私恩周之所以不復西也胡曰崩者上墜之形木訥

三曰書崩不書葬者周赴而魯不會葬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謂君氏者隱公母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若曰君母氏云尔

公穀皆作尹氏諸家多從公穀然以君為尹不免改經文恐且當從左氏

秋武氏子來求聘

附音

諸家多謂譏周王失道穀梁曰歸生者曰聘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本納曰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平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聘而卒不會焉則聘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在春秋未為強暴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又可知矣書生之論乃以不書天王為天王諱惡至允十五年天王求車又曰書天王以示貶噫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此豈仁人之

言哉凡書求聘求車求金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

天王哉先師宗諭王貫道嘗言周凡三求求聘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關聘期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下求謂魯秉禮可乎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為命鄰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也說者多以書卒為畧外諸侯其者至以為諸侯專恣聖人於其死奉天討而貶黜之特書曰卒惟木納謂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諫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因魯史而書說者以為夫子黜外而尊內非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也齊僖與鄭莊相盟結也木訥曰春秋之初宋鄭為仇而宋與衛為西黨鄭與齊為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初嘗比於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書此者為艾之盟張本

癸未葬宋穆公

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弑與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則謂宋之禍宣公之為也木訥曰分義天下之大閑也故非朱均雖堯舜不苟遜益非不賢而禹傳啓杜亂原也隱公欲遜允而亂吳王將遜禮而亂宋宣穆再遜而再亂篡奪二世迄襄公始定襄公不悛又欲遜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愚按公羊木訥之說為萬世垂戒也而左氏之說亦不可全廢也蓋宣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子是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賢其後馮之弑逆罪在馮耳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蓋沒其賢而反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遜而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亂穆遜殤公而馮始為亂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之後在周為三恪牟婁杞邑木訥曰莒最爾東夷自入春秋

首加兵於向今又扼杞之弱稱兵而攘其封邑至允十二年公會杞莒于曲池而後釋今日之憾莒之橫甚矣然至昭五年莒夷卒以牟婁來奔岷隱曰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為叛人之資爾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者衛莊公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公弗聽至是弑桓公自立欲求寵於諸侯以鄭欲納公子馮於宋遂告宋伐鄭魯及宋遇于清為衛謀也宋與陳蔡衛伐鄭鞏又率之伐鄭皆為衛也先書宋與鞏而後衛說者謂罪其黨惡率兵也鞏即公子翬其後弑隱公者也州吁如陳衛以石碯之謀始克殺之於濮說者謂稱入魯詞也稱于濮譏失賊也州吁殺而衛人立晉說者謂書立譏不當立也晉即淫亂之宣公愚按隱四年全記州吁之亂

故併叙於此凡謂譏者亦書法之當然而其惡自見非特設辭以譏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公穀皆作觀魚矣亦陳而觀之也穀梁曰魚早者之事也伊川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

夏四月葬桓公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蓋諸侯五月而葬此十四月

秋衛師入郕

左氏曰衛之亂郕侵衛今故衛入郕本訥曰郕被鄰國之兵自衛始至隱十年齊鄭連兵入郕莊八年公又及齊師圍郕而郕降於齊文十二年鄭伯東奔自此不復見於經計失地而奔國遂滅矣

愚謂衛入郕固非郕小國也先侵衛桃釁尤非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者惠公元妃孟子禮諸侯無再娶則仲子不得為夫人故別

立宮考者宮始成而祀也晝初獻六羽者先儒言魯僭天子禮樂用八佾此別立宮初殺其數不言六佾者婦人但用羽不用干

邾人鄭人伐宋

宋取邾田鄭與宋惡故邾人請鄭伐之而邾為兵主

蝻

蝻食苗心曰蝻尖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臧僖伯也魯孝公之子隱公之叔又嘗諫觀魚貴戚之賢者也公不能聽其言而葬之加一等

宋入伐鄭圍長葛

本訥曰四年宋兩伐鄭五年邾請鄭伐宋勝負已相當今宋又伐鄭圍其邑憾何釋耶

六年春鄭入來渝平

左氏作渝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絕交也公穀皆作輸平公羊

曰輸平猶墮戎也敗其成也穀梁曰輸者隨也不果成也是公穀
雖作輸義亦與左氏之渝一也然諸儒多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
訓曰輸納也輸誠於我以求平也蓋以經考之前年公子翬伐鄭
是嘗有憾而未嘗有平初無平之可渝言渝平者非也鄭與齊黨
魯與宋黨今宋伐鄭圍長葛懼魯從宋而鄭益殆偶鄭嘗伐宋宋
求救於魯使者失詞魯怒不出兵鄭乘此隙致平於魯以離宋之
黨故今年春鄭來輸平今年夏公即與齊盟已而公與齊鄭又會
於中立以謀伐宋是前乎此魯與宋後乎此魯背宋而與齊鄭皆
鄭輸平所致言輸平者是也木訥則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蓋
許八年所歸之枋田也輸之意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及兵救我當
以枋田饋魚也然鄭徒言之而枋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亦未救
鄭有所要也愚按此論尤精但輸平在六年歸枋在八年謂輸平
為顏許枋乃意之之辭但鄭急於求魯而魯緩於許鄭至歸枋而
後魯鄭合則明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木訥曰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
鄭為與國宋伐鄭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
來輸平鄭使反命而齊即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魯終未救鄭者
枋未入也

秋七月

無事亦書首月備四時也木訥曰或不書者傳授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去年冬圍之今年冬取之直書而宋之罪自見然亦以
鄭求魯而魯不救故卒為所取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姊待年於父母國至是始歸木訥曰其後紀
之滅宋廟在鄆歸奉其祀不以存亡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
錄之愚按莊二十九年書叔姬卒八月己亥書葬叔姬聖人拳拳

於其終始如此

滕侯卒

左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陸氏纂例曰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餘皆書名然則凡例之說其可信也哉伊川曰卒不名史缺也

夏城中丘

左氏曰書不時也高氏閔集注曰鄭既輸平魯未之許故城中丘以備之十年而會齊鄭於此蓋中丘近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本訥曰齊侯前年為艾之盟為鄭求魯也宋取鄭長葛而魯不救故齊復使弟年來聘下進退焉年歸及命而鄭賂卒不至是年秋公故為宋伐邾以動鄭鄭知魯丘不空出明年春遂以枋來歸年之來豈為聘問哉為鄭求魯尔又曰稱弟親之也弟之書於經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殺惟齊之弟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

亦弑僖公而亂齊寵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本訥曰邾嘗從宋伐鄭輸平於魯以離宋而鄭賂不至魯故為宋伐邾以要之既得鄭賂即從鄭伐宋今日為宋伐邾明日為鄭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於魯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本訥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王之勤哉愚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為非禮然是時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若本訥之說亮人情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不賓然則凡伯亦有以致之矣本訥曰古者王臣蒞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適陳以聘楚

候不在疆宰不致膳葷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
過衛而衛不加禮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乎穀
梁曰國曰伐此一人亦曰伐大天子之命也胡安定曰楚丘衛地
書于楚丘者衛不能救書以歸者凡伯辱命愚謂凡皆直書而意
自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宋以弊請衛先相見故遇于大丘注大丘
即垂地有兩名在衛任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
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於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宛於阮反枋必彭反

宛鄭大夫也枋鄭從天子祀泰山特湯沐之邑也枋公穀皆作卯
木訥曰魯初睦於宋宋伐鄭齊恐魯助宋故為鄭求魯不應之
反為宋伐鄭故鄭使宛歸魯枋魯得枋始奉杜稷以從鄭岷隱曰
枋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周衰不巡狩朝宿湯沐邑

皆無用枋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於
魯故先使人歸枋為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
故春秋書曰我之枋大抵鄭諫而魯愚自鄭入輸平之後魯多墮
鄭計而不自知愚按若如木訥是魯要鄭而得枋也若為岷隱是
鄭詐魯而歸枋也二說不同而皆精於考究竊意二說皆是也木
訥主前此而言也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此而言也以鄭假許
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書卒從赴也不名者史失之也呂氏云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為鄭平宋衛故盟諸侯參盟始此有參盟則有盟
主而伯之漸萌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預隱二年注云魯使大夫會葬故書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八浮來公穀皆作包來紀邑也初紀子帛為魯故嘗盟莒于密左氏故以此盟為成紀之好木訥曰前日莒嘗窺魯子帛盟之莒卒不敢加於魯今魯既受鄭賂將空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此盟公在焉而莒以微者泣執牛耳豈莒人敢仇公哉公自辱也愚按魯大莒小隱公屈已而其心與其微者盟必有以也此論得之

嶼

災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即違其君而帥師入極者也公孫之子未賜族卒書名或曰貶故去其族然按左傳無駭卒後羽父始為請諡與族是凡例褒貶之說蓋意之也

九月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字也諸儒多謂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今刑則不舉而反遣聘王之不王如此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然不思時至春秋周之衰果何如哉此何異相父衰病垂絕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祖父之祈哀耶木訥曰諸侯之抗周室之微極矣聖人著天王再遣使之節所以誅魯不拜朝之罪也愚謂隨事實書而魯之罪自見諸儒反以罪周者過耳夫春秋固尊王之書也

三月癸酉大雨雷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大雨雷電書始也大雨雪書時失也於雷震言始於雪言時失夫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雷之後八日之間陰陽錯繆如此書之記異也穀梁曰震雷也雷電也夾際曰霆耀光也胡安定曰震霹靂也雷者陰繫陽為雷之光也

挾卒

挾魯大夫也未賜族止書名公穀皆作挾穀又以為所挾注云所

九其氏也

夏城即

木訥曰郎通宋魯將此會齊鄭伐宋恐宋擣虛故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書備時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謀伐宋也防公羊作邠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會中丘謀伐宋也鞏先合諸侯以攻之公即乘虛以襲之不淹旬而取二邑既取防於未伐宋之前又取郟防於既伐宋之後鄭宋

兩失其邑魯隱兩獲其利矣然何以逃君子之譏木訥曰隱公其

先蓋賢君也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第締文

四鄰息民和衆自鄭莊以利導之割枋來歸即君臣掃境以從鄭

伐宋擒縱擊搏惟鄭所使由枋田之賂也視枋為利則視千乘之

魯果能脫然歸其第乎宜冕裘之老不見信於允而公子翬得以

行其僭也利之溺人如此

秋宋入衛入鄭宋入蔡入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並作戴左氏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

不和而敗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伊川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

伐之鄭戴合攻故盡取三國之衆諸家多從其說安定曰鄭伯無

仁心乘戴之弊而伐取之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惟劉氏則斷謂

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悉取之且三國伐戴亦不入戴也何以

能取三師假曰三國已居戴鄭宋圍戴則各自去何為共守此地

而為其所取耶或又云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為附庸非滅也

戴今之外黃居鄭北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木訥曰卿當齊宋之境上計卿必附于宋而不事齊故齊背鄭伐之左氏以為計違王命於經無所考不足據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薛陋弱不能與魯抗也木訥曰非天子不旅見諸侯今滕薛旅至魯庭魯侯亦旅見之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著矣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時來公穀作祈黎左於傳又作却會時來謀入許也木訥曰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則以魯主兵蓋成鄭志者魯也岷隱曰鄭處許叔于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請公誅桓公公弗許翬懼反使賊弑公而立桓杜預曰弑而書薨史策所諱隱與桓皆惠公之庶子也隱長當立而欲遜桓欲遜即予之矣而至十一年不予方欲窮兵貪地古謂不斷者來諛賊

之口若隱公者亦可戒也

隱公春秋之初也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崩蓋是時惟齊為大國惟魯為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宋魯七以為鄭初田志鄭孤壤見止之讎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轉諸侯以伐諸侯故曰伯之漸已崩也向使齊不私於宋而務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遽從齊則天下其庶矣乎然則伯之崩齊釐之為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邾而後伐邾初盟宋而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務而覆若此尚何以名秉禮之國而遇多事之崩耶

桓公

名軌史記亦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丑仲子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氏曰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岷隱曰桓公

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
越
未訥曰允公賊隱而立懷危懼心故鄭欲會而允無不從鄭欲田
而允不敢拒伊川曰公欲結鄭好以自堅故既許田又為盟胡
氏曰垂之會鄭欲得田鄭志也故稱會越之盟魯欲結好魯志也
故稱及未訥又曰謂假田因入枋則有之謂易枋則非也鄭有宋
兵不得已而歸魯以枋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為
名而實責償枋也胡氏曰既歸枋矣又加璧者枋薄於許也先師
嘗言許田魯朝宿之邑近許而鄰於鄭有營洛汝潁浸灌之利鄭
莊久欲得之故以枋歸之取宋之卻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
投隱公之欲而莫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枋取防卻而辭許鄭無
得而強之隱沒而桓以篡立急於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為鄭所得
秋大水

志災也大者非常之辭春秋書大水凡九魯居其八其一言宋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謂華督將弑殤公先宣言謂十年十一戰皆孔父之為先殺
之公穀皆謂孔父賢而不名未訥則謂孔父孔每六世祖故不名
胡氏曰孔父事殤公無能改於其德然終能死於其難亦可謂賢
父者正其名也劉侍讀謂賢而名之者名其君於前不得不名其
臣於後

滕子來朝
滕侯爵而稱子或以為貶或以為謙岷隱曰小國爵尊而貢重者
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愚按自貶之說晦
菴主之以子產之爭為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卻大鼎于宋成

申納于太廟

伊川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之天下大惡也岷隱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見先師謂郕郕以祭其祖之器也宋不可取之郕魯不可取之宋左氏曰齊陳鄭皆有賂督遂

相宋公

秋七月杞侯來朝

岷隱曰杞公爵弱而改侯禮至杞公穀皆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木訥曰鄧在南陽逼於楚鄧侯曼姓實安於楚今蔡鄭必有畏於楚而託於鄧也然鄧且不能自保庸能託蔡鄭乎卒之蔡鄭常當其衝無歲無楚師岷隱曰楚滅鄧復滅蔡鄭亦幾區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子產執玉帛以抗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

九月入杞

大書非常之稱春秋書大木以公魯其八其一言宋

左氏謂杞朝魯不敬此討不敬也木訥曰朝未旋踵兵已入境難

或小之事大也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尤氏曰修舊好也然隱嘗與我盟戎伐凡伯矣今桓公再與我盟戎何信之有而可云修舊好耶

三年春正月

自桓三年至九年皆不書正說者謂桓篡弑無王

公會齊侯于贏

左氏曰成昏于齊也木訥曰允之娶齊急於得齊以固齊援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胥命者此而已或以為廢則舉之三王之謂不盟不誓結言而退為近乎古或以為貶則擗之匹夫之下伯謂衛連帥兩不相下而胥命或以為交相推長而胥命然此

時齊猶未伯衛又非能連師之戰者木訥謂隱八年齊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盟而鄭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過各附其所與實未嘗有怨至允二年遭華督之禍而衛其所附齊鄭會于稷以成宋之亂而宋已附于齊是時衛既願和於齊齊亦欲成好於衛無仇可解何侯平盟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齊命尔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魯地公羊作盛杞侯公穀作紀伯岷隱曰魯嘗入杞杞來求成三故會于郕甚哉杞之可念也成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杞小來朝豈不敬共良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公於入尤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

故曰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闕所不見公羊曰既盡也伊川曰食盡為大異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會于贏未婚于齊不當親而親非禮也公子翬如齊以逆女當親而不親非禮也齊侯送姜氏于謹越竟送女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是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亦非禮也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由齊侯寵愛之大過亦非禮也卒之二國之亂皆基於此故春秋備書其事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曰以喜書也或日記異愚恐求之過也謂桓不當有年為異而書則蝨與大水無水皆當為桓之常又何為書春秋豈專記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爾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曰遠也張氏曰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而遠涉即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木訥曰即今之單父魯臺也地近宋昭公元年築即圍其後遂為田獵苑囿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注謂宰官渠氏伯糾名也公穀謂伯糾字也木訥曰太宰字而不名渠伯糾是也劉氏胡氏張氏皆曰伯爵也糾名也宰堯下者不名今名賤也未知孰是木訥又謂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允之罪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弱也杜預曰不書秋冬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亂再赴也陸淳曰甲戌下脫文本訥曰先儒疑甲戌下有陳佗殺太子免一事蓋明年直書殺陳佗若無張本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紀以微國一旦二大國之君無故來朝能無疑乎疑而備之齊侯不得志而歸聖人書之為紀侯大去其國張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也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也不官未命者也實書而世官若任子弟與輕王命皆可意見仍叔穀梁作任叔木訥謂來聘徵兵也鄭伯不庭王將伐之徵兵諸侯鄭氏於齊魯蒙齊之庇故魯不從而仍叔之子為虛行愚按事勢則有之然亦意之爾

葬陳桓公

使會葬故書

城祝丘

書不時也集注曰莊十四年姜氏合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之邑也時齊將襲紀魯嘗謀紀之難畏齊之來討城此以備之也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故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胡氏謂戰于縹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

大雩

早祭也書記災也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魯借用天子禮樂故大雩春秋書大雩者二十一侍讀劉敞曰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吾未知其然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知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始由平王以下乎

螽

書災也夾漈曰古曰螽曰蝗

冬州公如曹

張曰州河內地邑名也戴曰州公畿內諸侯嘗為三公伊川曰不

能保其國如曹遂不復戴又曰畿內諸侯不能自存此春秋大事

故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州公名來者自曹來魯承上文故簡或曰闕文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成穀梁作柳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注謂備鄭戴氏曰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為也况以秋八月行之

蔡人殺陳佗

伊川曰陳佗弑世子而竊位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公殺陳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書曰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也伊川曰豕嬭生故書岷隱曰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為嬭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於春秋

冬紀侯來朝

左氏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三月巳亥焚咸丘

岷隱曰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虫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劉氏曰咸丘邑也火田而咸丘焚也杜氏以為火田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火田而已乎公穀皆謂火攻謂咸丘為邾之邑劉氏辨之曰若誠火攻當曰伐咸丘焚之今止曰焚咸丘無兵意水訥亦曰豈有知邑而不書邾咸丘耶然則因火田而焚咸丘者近之集注曰咸丘魯之近齊者孟子以咸丘蒙所問為齊東野人之語先師謂咸丘即鉅野即之近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兼石林曰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水訥曰穀鄧皆在南陽逼於楚距京師入百里京師至魯又六百里合千四百里之遙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曹越宿及邾而朝於魯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名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

八年春正月巳卯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陸氏纂例曰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愚意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

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事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為今日之冬每於繫時繫月之事隨事生說以為非時而譏之今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書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耳春秋非夏正而何哉杜氏得汲冢書亦皆夏正

天王使冢父來聘

岷隱曰威公即位八年矣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木訥則謂冢父此來謀紀之婚也愚謂王室弱諸侯強禮之倒置固甚矣然其來聘亦必各以其事魯強無求於周而周弱及有求於魯此其所以下聘之頻歟或譏天子及下詔不臣之諸侯然周之君臣亦何故無為而行此此亦當論其世諒其情

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曰烝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贖禮也岷隱曰春正月烝已非時况五月而又烝乎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也東萊呂氏曰微者其事不可得而詳也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岷隱戴氏曰隱公嘗親伐邾今雖大夫亦不行益卑邾矣其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是以有升陘之敗愚按呂之說正論也總論也而戴之說亦其一事之戒

冬十月雨雪

岷隱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愚按諸家多以冬十月為今之八月雨雪非時今岷隱以夏正冬十月言之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月也聖人恐未必認天而書秋為冬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王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岷隱曰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紀魯甥也咨謀於魯而行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不能庇紀於是為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為重焉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及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沒衰公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愚按劉以禮言戴以情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過於諸家之專主譏詆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此祭公所逆王后也岷隱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由父母家言也

夏四月秋七月書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攝胡氏曰曹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木訥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

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泰山繇氏曰此年復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夾深鄭氏曰桓公立五十五年卒而莊公射姑立五月而葬得葬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自宣公即位未嘗與魯通至是為會期而終背公更與齊鄭故弗遇桃丘衛地愚意即之戰兆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忽有功於齊而魯為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安定曰言來戰者不于三國加兵於我也戴曰至兵者鄭也而首齊齊以鄭故忘婚姻之好合師來伐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既來戰又為此盟以謀魯木訥曰其後齊僖鄭莊衛宣皆至死不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莊公立四十二年卒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納宋雍氏女生廢子突莊公卒忽嗣立是為昭公宋莊誘鄭權臣祭仲執之使廢嫡立庶於是突入而忽出奔伊川曰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

將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愚按鄭莊伐王大逆不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岷隱曰威公方與齊衛鄭為仇

遂求宋陳蔡為好而使大夫盟其君可乎木訥曰內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于闕夫音扶

木訥曰突以不義而篡其兄宋以不義而責其賂魯允屢為會欲

平之而宋不從宋莊固小人允亦不自量矣允嘗賂鄭許田以求

定位又嘗受篡逆之賂器於宋安能使宋不求賂於鄭耶石氏曰

此年至明年公凡五會宋欲平宋鄭而宋卒不從故明年與鄭盟

武父而冬與鄭伐宋愚謂鄭忽嘗求齊伐魯今突入鄭而忽出奔

故魯桓拳拳黨鄭者欲固突而拒忽爾夫鍾柳城公羊作夫童

十有二年春正月書春正月以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隱公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莒杞皆魯東鄰故為盟以

平之曲池魯地公羊作歐蛇杞公殺皆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既執鄭祭仲使立突責鄭賂不已魯又為此盟欲平之燕南燕

穀丘左氏於傳又作句瀆之丘乃鄭所取故戴之國會于此蓋侯

鄭而鄭不果來也先師嘗言宋鄭無可平之理魯桓非能平之入

八月至辰陳侯躍卒躍厲公也蓋他之子立七年卒初桓公死子免不得立而弟他篡

之今厲公死子完又不得立而弟林伐之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

父于穀立子虛于龜公皆就宋地會之宋猶不從故與鄭盟謀伐之

丙戌衛侯晉平再書丙戌杜曰國史戌文也繇泰山胡安定皆曰羨文也鄭夾滌

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衛侯晉者衛宣公也立十九年卒晉殺後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魯五為會欲為鄭平宋而宋不從魯鄭所以不平而連師伐之戰

于宋者魯鄭深入伐之而宋應之故戰耳諸家以既書伐又書戰

言褒貶者不一愚恐聖人亦書其實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胡

公安國以為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之戰劉侍讀以為

前年我師及鄭伐宋故宋今歲來報怨蓋以經文先止書會鄭紀

次書及之戰者四國而不書戰之地故諸說各得為之辭繇泰山

胡安定則皆謂齊以即之戰未得志于魯今因宋鄭之仇故帥衛

燕與宋來伐魯魯親紀而比鄭故會紀侯鄭伯以敗四國之師不

書地戰于魯也此說視眾說尤明白愚按此役用師者凡七國魯

紀鄭為一黨而魯為之首若紀則懼齊欲滅紀者也若鄭則怨宋

責賂於鄭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曰公會紀鄭此魯

為首也齊宋衛燕為一黨而齊為之首若齊衛於魯則有戰于即

之怨若宋於魯則有戰于宋之怨若燕則此宋與兵謂魯殺立之

盟為不信而齊則欲滅紀又德鄭忽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盟以平突是齊於魯紀鄭皆有憾故言齊為至兵此齊為首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惠公先從齊伐魯而後葬宣公
夏大水
書災
秋七月冬十月
書備四時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岷隱曰魯隱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水訥曰鄭突之立雖以宋宋責賂不已而憾之所與者魯而已前年因魯敗宋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夏又來聘同惡相濟舍魯無可求援也會于曹杜氏謂曹顏會集注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
無水

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水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水則尚有十二月尤寒水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水為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水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水則無水矣始以災而書爾杜氏曰無水書時失也岷隱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永正月藏之今威公春書無永無藏永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永今年之春無水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以此考之則春秋之正月殆即今之正月歟

夏五

穀梁謂夏五傳疑也胡氏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謹也孫泰山胡安定皆曰聖人專筆削豈不能刊正後人傳之脫漏耳胡又曰或言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其五之一字為羨亦通愚按合從傳寫脫漏之說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漢水訥曰鄭突之立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亦與也外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使其弟來盟或者諸大夫不心乎突也語穀梁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藏粢盛者也嘗秋祭也御廩災三日而嘗左氏謂書不害也公羊乃謂遇災不如勿嘗劉氏辨曰見災而懼可矣豈可廢宗廟之祭穀梁又謂以災餘者祭為不共夾滌辨之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乙亥嘗非災之餘也嘗當事不書為御廩災而嘗故書諸家乃以八月為六月謂夏不當行秋嘗而譏之不知嘗以秋八月此正可為春秋用夏正之驗何紛紛為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

祿父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入春秋者二十五字子襄公諸兒嗣立按僖公倡參會為胥命黨鄭以叛王陵紀以讎王稔宋鄭之爭豈然有圖大之心而才不及適為據而已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宋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木訥曰勢不敵者資於人宋於鄭非不敵也乃連五國之兵以伐之且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泰山徐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愚謂天子錫諸侯以車今至無車而又求之諸侯可非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入春秋三年而立立二十三年崩嘗因鄭莊無禮而伐之縹葛一敗周益以衰既崩而喪禮不備七年乃葬可悲矣太子佗立是為莊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自十二月卒至今五月而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正祭仲專突使其塔雍糾殺之泄突乃出奔書伯後得鄭也書名公羊謂奪正也愚謂突忽並爭不書名何以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書世子書復歸正也然始見逐終見殺故不成其為君

許叔入于許

使許叔處東偏今鄭莊沒而鄭亂故許叔得入許蓋許之失國者十有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先師嘗言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今謀定許者又齊魯齊魯二君非能蓋前人之愆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木訥曰自即之戰齊不通魯齊僖卒魯會葬襄公立會于艾齊復通彭生之禍始此艾穀梁作高公羊

作訃

邾人卒入莒人來朝

皆附庸也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魯不當受旅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音歷

夾漈曰櫟鄭別都左氏戴突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二年而昭公弑又一年而子亶殺至莊十四年使人說傅瑕殺子儀而自櫟入鄭是為厲公

鄭是為厲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昌氏及

袤宋地公羊作侈左氏曰將納突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去年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納突非正也伊川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及覆皆私也左氏曰書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伊川謂以見勤勞於鄭突冬城向失亮

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公羊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為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訟商耳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為春也哉向木訥謂隱二年宮所入之向也計其後為宮所滅地在魯宮境上故城之魯宮之爭自城向始十有一年衛侯朔出奔齊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惡其嘗譏殺之故逐之而立黔牟立八年而齊襄納朔衛凡亂十有五年乃定公羊謂朔得罪於天子張氏疑公子因而逐之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盟者為紀乎齊也齊之圖紀於是十有二年矣魯為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僖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于黃夏與魯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為魯存紀故紀卒為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翠軌

雒魯地左氏曰尋蔑之盟也岷隱曰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威公今與邾盟于雒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木訥曰儀父必有不心服乎允者故秋有及宋衛之伐愚按邾本魯附庸魯不丙能撫服之故終春秋列於邾諸侯與魯迭勝負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齊不書夏闕文也穀梁有夏字奚魯地穀梁作即左氏謂戰者疆事

六月丁丑蔡侯封入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夾澂曰蔡桓侯立二十年卒無嗣國人召其弟于陳而立之是為哀侯獻舞杜預曰獻舞即蔡季也惟何休稱蔡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蔡侯卒季歸奔喪無爭心好事者遂比之季札形容備至謂字之者賢之也是季與獻舞為二人胡安定曰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多弑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

之弟例書字然則季郎獻舞而安定之說為平

祭已葬祭桓侯

春秋葬而書侯者惟祭桓故多異說或曰獨請蓋於天子故以本爵也或曰葬皆稱公此獨稱侯文之誤也惟安定曰爵稱侯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宋志也注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皆趙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日缺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

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

君桓公

濼盧篤又音洛

左氏載公將與姜氏如齊申繻諫不聽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

告齊侯誘殺公春秋此年始終惟詳書此事威之也辭雖婉而跡

二自者姜氏蓋預弒

傳稱桓公預弒隱公而立其既立也成宋之篡亂而納卻鼎因

把之來朝而入把國天王之來聘者拜而未嘗遣一介之所如

京大雩大闕僭也焚咸丘伐邾不仁也不及隱公之賢多矣三

年娶于齊十年因為班後鄭鄭忽有功于齊請

與齊戰于郎婚姻之誼幾絕自齊僖公卒而襄公立十五年魯

復會齊于艾十七年雖有奚之戰十八年再會于濼姜氏與齊

襄有禽獸之行桓公竟見殺于齊此桓公始終之大槩也其間

會宋公陳蔡以圖糾合乎其大盟把侯莒子以圖糾合乎其小

右不正之鄭突平宋鄭之交兵六求宋而不得一轉而與宋仇

雖志在諸侯而發不以正徒擾擾爾

蔡氏送王姬秋蔡王姬之館于外

齊人送王姬于齊，蔡王姬之館于外，善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蔡王姬之館于外。單伯音善，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弒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之服非所以接

蔡氏送王姬秋蔡王姬之館于外。善也。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蔡王姬之館于外。單伯音善，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弒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之服非所以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

讀春秋

齊桓公

名同桓公子毋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每春王正月

先儒多謂君弒子不書即位，愚恐國亂不行即位之禮，身父見殺於齊，毋預殺而留齊未返，即位何忍？故左氏曰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也。諱之曰孫，孫通也。以預弒君，故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之也。

然明年仍書姜氏，此恐承上文省之耳。

夏單伯送王姬秋蔡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周大夫也。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然君方見弒於齊，故築館于外，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之服非所以接

弁冕也孫氏曰不若辭而勿主○單伯公穀皆以為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象多從之岷隱曰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然諸家既多從公穀似難實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也立七年嘗兩會諸侯伐鄭糾突既卒而宣公杵臼立

王使策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止齊曰桓篡立終其身不請命而追錫命故王不書天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

天王之理天子不書也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故書

齊師遷紀邾鄆邾邾善丁及邾子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也莊公時年十五於餘丘邾邑也胡氏曰莊公幼

年即位慶父首主兵卒致子般之禍許氏曰堂堂之讎國弗圖而

伐於餘丘木訕曰孟氏之孽基於此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我主之也檀弓曰莊公為之大功此則知有齊而

不知有父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請若切

左氏曰書姦也禚齊地公羊作却

乙酉采公馮卒

莊公也立十九年卒而閔公捷立馮得位於弒君之華督黨鄭突

以傾忽責突賂而伐鄭魯桓凡六請平而不許蓋亂而貪著也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三(溺魯公子衛侯朔在齊會齊伐衛謀糾朔也朔不正之種得業於

王豈宜納之穀梁曰惡其會仇讎伐同姓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乃葬子捷繼立而葬之也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蓋七年矣周之事勢可想

秋紀李以鄆入于齊

季紀侯弟也鄆紀邑也自齊遷其三邑紀已不可為國紀侯持去

其國先使弟李以鄆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知必不得免釋禍而

較其輕寧身無國無寧前人無祀也春秋蓋悲其意而書之

冬公次于滑

公將救紀而鄭辭難故次于滑而止滑鄭地公穀作即曰並公以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或曰享必于廟此亦

為之名耳岷隱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外女也書其卒為紀侯

失去其國而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岷隱曰齊欲滅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意將以入

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大去)者棄其國之所有

盡室而逃焉按左氏謂紀侯不能下齊分國與季使人齊而後大

去其國故先儒多謂存祀故不書滅公羊乃謂此為齊能復九世

之讎昔哀公享于周紀侯讚之也然讚非于刃之也何名讎况九

世卒齊侯未嘗有是心春秋未嘗有是言凡言春秋復九世之讎

者誤也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襄公殺魯桓公桓襄死而

莊公与齊桓盟春秋已不非之易世故也况九世而言語無迹不

可名讎者平漢武之虛耗天下者此語也
 六月九丑奔侯蒞紀伯姬
 陸氏微旨曰齊人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豺狼之行而為婦人
 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諸若死禚若
 王氏曰始與讎接也禚公毅並部公羊作部禚若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去其國大夫各乘其國之師
 岷隱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其間
 施面目於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哉木訥曰前日會于禚享于祝
 茲猶曰託享會之禮也今三軍之衆而掩然無恟恟之心無耻極

秋郎棗來來朝
 柳微國亥曰附庸棗來其名書朝能以朝禮見也其後卒能從齊
 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郎公羊作俛犁公毅皆作黎下野中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立之黔年以納惠公朔也天子惡朔不使朔後衛明年春
 王人子突救衛則諸侯之納逆美美本即自天子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
 衛
 安定曰諸侯伐衛以糾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天子威
 命盡矣先師謂猶愈卒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於此
 也勢既已去鳥能必勝哉正月公羊作三月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諸儒多從之胡
 氏援俘厥室玉為說合以經文為正然皆不過以俘獲為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蓋齊人魯之地齊襄之惡尤甚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恒星常見之星恒星不見左氏謂夜明也星隕如雨奔流如雨之多也岷隱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為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他異尤重

秋大水無麥苗公羊作實

岷隱曰大水者陰氣盛也木訛曰無麥苗說者以麥苗為二物麥

且未艾安得復有苗愚謂木訛以麥苗為一物是也謂麥且未艾

則非也若春秋之秋果為今之五六月則麥已熟於四月其刈之

久矣固不應與楠木之苗同時為二物然五六月之間苗方向茂

又豈可謂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耶愚按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

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為秋之事春秋之所謂秋即今日之秋

麥種於秋始種為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其苗凡植物始生曰苗

八藥亦曰藥苗麥苗即麥之苗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岷隱曰春秋于所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於惡

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

郎郎降于齊師秋師還

公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至故甲午復治

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郎也木訛曰魯之與郎未嘗有一日之

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于郎此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郎雖

不支寧降於齊而不降於魯夫郎介齊魯之間魯疑與齊伐郎郎

將服齊而不服我故先遠求陳蔡及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未齊齊

至則郎固非我有矣岷隱曰兩國之師圍郎郎降齊而不降魯魯

人愧之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遷延日久不還何待崔氏

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

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

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傳謂師還而君

子善之者誤矣治公羊作祠即作成而具其美也
冬十有一月祭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者僖公母弟年之子有寵於僖公禮秩如適襄公繼之達稱管至父成蔡立請代弗許遂因之作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初無知懼雍廩至是遂殺無知書齊人者先儒謂討賊之辭人人而得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其器
謀納公子糾也說公殺皆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方納子糾小白自莒已先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方奔齊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

乾時齊地小白已入公不知退以自取敗公羊又謂伐齊為復讎
木訥曰為齊主昏矣從齊伐衛矣受齊送俘矣及齊圍郕矣豈今
一旦背好而復讎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之子而名復讎可乎愚意
惜不能以此師復讎而以納糾爾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
林外不書敗者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岷隱曰言魯人拱午就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木訥謂縱之可也
殺之已甚威公但欲絕亂源而不顧
冬浚洙
洙魯城北水浚之深備齊
十年春王二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上酌
說者謂報乾時之役也然長勺魯地也齊兵先涉吾地魯潛知逆
而敗之耳據傳皆曹邴之為然惜其不用於齊襄之世以復父之
讎也

二月公侵宋

長勺之勝蓋亦偶然在公遂因之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木糾曰宿宋之附庸介於魯宋魯侵宋宋疑宿之微為魯

所逼遂遷其國使以近於宋

夏六月齊師來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繩

魯方敗齊侵宋故齊來次師于魯之即次者齊方謀伯念不得魯

無以合諸侯故宿師于即將以紕魯爾魯用公子偃之謀來宋師

不整先敗之麋亦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吞噬中國始此於傳則息媯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

之不賓息怒請於楚而伐之舞穀梁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歸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首伐之然

伐其失事大之禮可也滅之何耶岷隱曰齊威及國以無禮滅譚
晉文及國以無禮侵曹伐衛伯者用心類如此況望其以公滅私
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也宋報乘丘之役來侵魯乘其未陳再敗之

秋宋大水

杜曰公侯弔之故書魯雖再敗宋而猶不幸其災也

冬王姬歸于齊

歸齊桓公也書我主之也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

又歸齊桓姊妹為婦姑非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既大去其國而紀季先以鄆入齊宗廟在鄆故叔姬歸奉其

祀岷隱曰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

不可知惟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儼儼若有哀於叔姬

春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及

萬者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也乘丘之敗嘗獲於魯閔公不復敬之

仇牧聞而往萬又批殺之左氏譏仇牧不

知警公羊賢其不畏強禦毅梁嘉其衛君請眾或以書宋萬為國

氏或以書及為壯其節又或以為累議論紛紛愚謂聖人不過書

其實何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為何國之事既弒其君又殺

其大夫不書及則將何以為文逆如此尚待義例而後見其罪

也哉捷公羊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安定曰八月弒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按傳桓公立請萬

於陳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威圖霸之始也左氏以為平宋亂或者因之以起事

歟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首故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自周

東遷諸侯紛紛若闕獸今而後知尊周室以信義相維矣孔子曰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宋文公曰楚在春秋非成

公過之周室必為其所并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遂滅而伐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

甚也此其所以為霸歟

秋七月公會齊侯盟于柯

安定曰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既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為此盟岷隱

曰齊威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矣故為

此盟說者或以為譏魯忘父之讎再通于齊武夷胡氏弁之曰敵

惠敵怨不在後嗣今易世矣威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

子若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

爵以為釋憾而平可也公羊載曹子于盟齊為歸汶陽之田謂齊

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也趙氏弁之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鞞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糾公子糾正齊威所懼魯又敗齊于長勺即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為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其說是也其事非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也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也繆曰宋背北杏之盟齊若釋而不伐宋則諸侯攜矣岷隱曰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狹天子以令諸侯則威公之本謀也單伯周大夫或曰魯大夫未知孰是然左氏見國史若魯大夫也恐不應春伐宋而夏方會伐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節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推強

訥

楚西抑秦晉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中國諸國秋七月荆人蔡五月蔡人齊人齊人

左氏載蔡嘗請楚滅息楚子以息媯歸生指教及成王而猶未宮楚故伐蔡以悅之泰山孫氏曰荆人蔡齊威猶未能救中國也木繆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圖霸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是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音緝

左氏曰蓋衛朔自違王命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暹垂以來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音緝

左氏曰齊始霸也木繆曰未也踰年再會于鄆懼諸侯之離也霸

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石氏曰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許氏曰禮防一弛復起越竟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齊威圖伯絕之義也以欲求魯是霸而不之拒

秋采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采

鄭采之附庸而叛采故有為采伐鄭采主兵故序采在齊上鄭以采舊怨間之故反侵采是背齊盟也故明年采齊衛伐鄭鄭突處櫟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興俊怨之師猶未知世有伯主也鄭公

羊作兒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采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嘗侵采故齊卒諸侯為采伐之而采主兵許氏曰中國諸侯采

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采自是與齊為一采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而稜告于楚楚故伐之木繡曰楚將憑陵中國蔡

鄭當其衛首羅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存桓霸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霸也前此未有書同盟者至此始書同盟公羊曰同欲也穀

梁曰同尊周也止齋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補其功者也說者乃謂天子巡狩諸侯因同盟於方岳之下今書同盟為備其亦不量春秋之時之若而

背盟也按公羊本書公會崔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和子克卒

杜注曰克儀父名補子者有桓請王命為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故見執管仲嘗言叔詹為政鄭之

良也諸儒皆謂齊之執詹非霸討也然公穀皆曰詹鄭之倭人也

穀又曰以其逃來而志之也按下文詹自齊逃魯則公穀之說有

證曰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曰齊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工婁氏湏遂氏饗齊戍醉而

殺之張氏曰聖人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至於自

殲其衆也殲盡也公羊作殲

秋鄭詹自齊逃來

訥

木猶曰詹不逃歸鄭而逃來則知其為鄭之衆人也審矣惡於鄭

執於齊逃而奔魯而魯受之仕氏謂魯不當受何休謂魯信其計

取齊淫女丹楹劉桡卒為後患然未見所據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安定曰麋魯常有但以多為異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月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岷隱曰自是而後魯伐戎

戎終不能為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蜚

左氏曰為災也張氏曰蜚石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

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

宋公盟

郵音

滕送女也鄆衛地也以魯女滕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遣齊宋謀伐
魯遂便宜而與益盟然二國有謀非滕臣所能釋故書滕益遂事
起也書遂事又為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鄆頗難曉伊川曰鄆
公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滕之未知然否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鄆將以
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礼齊宋以
莫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愚按此說寬平而
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
下預盟是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其甚也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天災者宗廟廡庫皆盡之辭也公羊注以為疫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是荆乃後起故據中國之患宜莫

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荆大戎小量力

亦當自戎始也張氏又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天滌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豐

公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傅瑕殺之而糾厲公厲

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捷立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

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

秋不獲書忽置儀之在位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極矣春秋始終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

之爵或至貶及天王歲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崔氏曰書稱青大肆赦又稱有過無大則肆大青之義可知矣岷

隱曰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肆大青蓋春秋予之木繹曰衆

有過有故過者當宥十二公獨此一書則他公未嘗宥過而過與

二故盡殺之莊公鞠其過者而肆之也是亦春秋美事聖人安得而

不書夾深曰青災也大青者大災也凶荒札產之謂乃釋繫囚存

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青有一而已奈何

欲治之君而屢赦愚謂夾深之說是也肆大青也非大肆青也凡

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者誤矣青公羊作者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之葬如此然則孰謂不書葬者為貶哉常山刘氏曰婦人

從夫者也不尸善名不當別謚如宋共姜者為得禮如文姜私謚

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何休曰書者殺其君之子重也禦公殺皆作御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先儒以為下脫文或五字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篈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木繹曰盟于防謀昏也父仇不報母喪未除而求昏於齊非孝也

納采不以大夫而親行非禮也張氏曰莊公生至是三十六年制

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至於失時今喪未畢即納幣求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歸也

祭叔來聘

岷隱曰祭叔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

故不稱使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張氏謂齊自襄公二十四年因社蒐軍使客觀之故今公往觀之
二伊川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穀梁以為尸女注尸
主也主為女往爾愚意公欲求昏每事媚齊而親之也

荆人來聘

荆人春秋三以兵加中國今來聘稱人說者以為進之也木綱曰
說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若直書
荆來聘則若拳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
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亦豈進
之而書人耶是年建成王即位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張氏曰為昏姻而齊難之數為之會然後與之蓋遇者禮之簡公
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以遇于穀亦為姻好也木綱曰莊

公既未昏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返如識

非禮甚矣蕭蕭爾附庸因公穀而逆朝之蓋亦失禮之招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穀梁曰天子諸侯侯黜惡丹楹非禮也或曰將以誇示齊

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立三十一年卒而僖公赤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謂要姻好也張氏謂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岷隱
謂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垂遇齊者一盟齊者
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稱楹也諸侯之稱斷之龍之刻楹非禮義與丹楹同

葬曹莊公

五月而葬

夏公如齊逆女

張氏曰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未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

夫人哀姜也安定曰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夫人不從公而

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親

者見夫人也用幣者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

莊公以誇侈失禮也岷隱曰莊公生於威六年至是年三十有七

矣未昏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

歸而後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親之禮違越禮制以

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侈也向也威公娶于齊致文姜

之淫亂威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淫亂魯又幾

亡其國春秋備書于冊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永戒也

大水岷隱曰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群公為最甚大水

陰氣之盛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注羈曹世子也赤曹僖公也羈之立踰年矣戎人侵曹羈舍卒

無備懼而出奔赤遂以歸于曹故說者以為戒紉曹

郭公

杜注闕誤也岷隱謂說者以為郭亡有二證齊桓公嘗聞管仲郭

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注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舊有好故女

叔來聘冬季友報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立三年為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立八年諸侯紉惠公公

復立二十年卒明年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岷隱曰日食奏鼓以充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礼矣崔氏曰杜隱也
而用牲焉是求於陰非勝陰之道矣張氏曰莊公於充陽之本貌
然矣雖鼓何益乎安定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幣者三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集注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未
歲所生女公之姊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礼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不訃曰古者救
日月無救水之礼張氏曰大水九此特書鼓用牲

冬公子友如陳

李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外大夫出聘自友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淪是以有濟
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木訃趙氏曰戎為魯患舊矣又今日

之兵實為曹伐之何以 其然前年冬戎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
女叔來聘言必有及於羈也故冬公子友如陳報聘而春遂伐戎
蓋曹可知矣愚按許正說也趙雖臆度然以經之次第考之勢或
然也

曹殺其大夫

岷隱曰曹自莊公既沒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赤同心
者故至是而殺之孫泰山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木訃曰公謚至自
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為曹伐戎戎有許於曹曹殺其大夫
以悅戎也愚謂果如其說是魯為曹羈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
預聞其謀故赤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伯禽嘗征徐戎徐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
必徐與戎表裏為魯患也木訃曰徐偃王偃稱王穆王滅之別封
其系以祀伯繫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間為二國患

故今采主兵而公會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記災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他刀

岷隱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崔氏曰伯姬公之姊妹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注曰陳亂而齊糾放仲鄭文公又獲成于楚二國皆貳於齊今始服也木訥曰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彞合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季友越國而送外大夫葬非禮也胡氏以為私行

冬杞伯姬來

孫氏曰歸寧常事不書此直曰來無事而來也胡氏曰春會于洮矣冬又來故知其不當來也劉氏曰伯姬之來已亟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侯范甯曰大夫

趙竟逆女非禮也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侯也國小力弱降爵自脩於小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

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岷隱曰城濮衛地也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示

八幽之盟衛不至故伐之衛人不服棄故戰力不敵故敗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瑣者却子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不期而會按左傳楚令尹子元因文王夫人之言無故以六百乘伐鄭鄭示以閒暇請侯救鄭楚師夜遁書救者善之也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郿

郿魯下邑築者新創大曰城小曰築郿公穀作微而自印而卒大無麥禾

說者皆謂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無於冬者歲抄討食不足方書蓋以麥禾為二物而曲加之辭耳麥者稱梁之助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也若麥與禾並無當曰年饑不應舉二物而書也竊意麥禾猶麥苗麥苗者麥之苗則麥禾者即麥之禾也麥種於秋故無麥苗書於秋麥成於冬故無麥禾書於冬身不食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謂饑而吉糴禮也公羊謂不稱便私行也穀梁謂責其無九年之蓄則不量時之高論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延廐馬閑也穀梁以為法廐木訛以為古無此名也木訛謂或以延為廣然既曰新之又曰廣之非文也或曰天子廐未知果然否豈延者固魯廐之名耶新者有故而新之也說者多謂用民力於麥禾大無之後故書之恐亦因經文而意之尔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木訛曰許介楚鄭之間鄭逼於楚每以許為藩蔽鄭不達權履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人鄭如襲無人之墟矣今楚方仇鄭而鄭侵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失許後也

秋有蜚扶味

劉氏曰蜚扶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

國大疫公羊注曰臭惡之出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
有書有者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節故繫之紀賢而錄其卒葬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及者先諸後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音章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然疑

事無實但當存而勿解岷隱曰穀梁謂欲救鄆而不能夫魯之事

齊不遺餘力齊欲降鄆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不然次師為齊

聲援爾次公穀並作師次鄆小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孫氏曰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濟水名也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魯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也遇

于魯濟左氏謂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木訕曰山戎去中國遠

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夾滌曰北燕之不逼

於上國山戎敵之也桓公為之伐而燕始達許氏曰齊桓伐即伐

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又與公遇于魯濟

而後伐山戎其用兵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一則仲

父二則仲父遂能加正天下澤濟生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特臺以候四時築高遠望

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弗為劉氏傳去國而築臺是樂

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以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成我也岷隱曰非成我也魯濟之誅莊公與焉捷復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愾獻功諸侯奉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

秋築臺于秦

徐氏曰一歲而三築臺妨農莫甚愚謂蒸於政而惟事遊觀矣

冬不雨

崔氏曰志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甯曰小穀魯地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泰山之說同胡氏曰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惟左氏以為齊地魯為管仲而滅

之杜預指為穀城木訛辨之曰昭十一年楚甲無字言齊威我誠

穀而賞管仲故左氏因莊公偶有城以穀之事而附之然此城小穀安得改為穀城且魯何與於管仲而為管仲城邑耶孫氏曰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春又城小穀荐餓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遇于梁丘張氏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木訛曰春秋之世諸侯強文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強終齊威之霸未嘗一同其會盟宋於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於梁丘梁丘宋地去齊八百里齊

侯不之八百遠里而遇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梁丘杜云在高平昌邑殺梁傅以為在曹邾之間此以為宋地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而外對之其對之既而會于其公
父慶公同母弟牙僖叔也公疾問後於牙對曰慶父材問李友對曰以死奉般李友莊公同母而般莊公子也於是李友以君命侯鍼李駝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其後為叔孫氏張氏曰叔牙黨慶父而萌篡殺之心故李友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春又秋小者謂之寢而寢用又以此為代也
穀梁曰正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般音班
莊公子李友般所奉而立者慶父初欲篡之不果般嘗鞭圍人等

故慶父仲犛賊般李友奔陳立閔公般見殺而書卒說者以為諱也已未公穀作乙未

公子慶父如齊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今殺般而如齊杜注以為求援諸儒以為公然而行無敢討之也後再入又殺閔公
狄伐邢

狄北狄邢周公之胤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書即位亂故也蓋莊公卒子般弑閔公生方八年弑君之慶父立之岷隱亦謂魯國有亂閔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

秋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據傳管仲言於威公謂戎狄不可縱請夏不可棄燕安不可懷援
詩簡書之義請救邢故先儒諸書救者善之而張氏謂孔子以民
免左社之功歸管仲蓋救諸夏攘夷狄皆仲祭之也先師謂威公
重於治楚若狄患止於河此不過應之未嘗動大衆此管仲所以
請之而後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張曰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左氏謂落姑之盟之復季子故季子來歸季子者公子友之字慶
父弑般而季子出奔陳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
主而復之木訥謂慶父歸自齊而立閔公故奉閔公以盟齊侯結
齊好閔公終八歲安知季子之賢忠而能出盟齊侯以復之且慶

父逆賊豈肯復季子之賢蓋主少國疑季子自來歸季子歸而慶
父弑君以逃矣左氏但見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蓋以為
慶父請之歸非也落公殺作浴

冬齊仲孫來

傳所謂仲孫湫來省難歸告威公會猶秉周禮而侯親之者也其
來名曰省難實則規魯故但曰來按公殺皆指仲孫為慶父按慶
父後為孟孫而此乃仲孫慶父之子未應言孫慶父魯公子不
應繫之齊然諸儒亦多從其說莫曉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適而遷之侯近於國為附庸

夏五月乙酉告禘于莊公

天子禘諸侯祫魯備天子禮故禘夾淙謂禘者三年喪畢初見新
廟之主于太祖之廟今喪未畢而禘又禘不于祖廟而于莊公皆
非禮也杜氏謂致新主迂遠主至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安定

云審諦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載公之傳奪卜歸田公不禁慶父使歸賊公于武闈今書堯

者列氏謂史策諱之仲尼因之也左傳載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

立之慶父之執閔公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而慶父奔莒岷

二隱謂閔公書堯而逝以夫人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在哀姜慶父

昭昭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也高後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威公使高子將

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諸儒多謂威公使來來謀魯高子至而後

結盟以歸美高子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

衛懿公好鶴而棄其民狄人滅之止善人者存威救之而衛復興

也

鄭棄其師

文公惡高克復陳師河上而散先儒謂書棄其師者聖人特筆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雖求昏於齊致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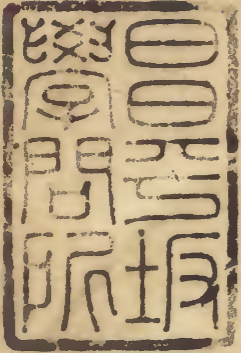
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弒二世戲焉雖賴季友柄國再

安而慶父之后為孟孫叔牙之后為叔孫季友之后為季孫三

桓檀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魯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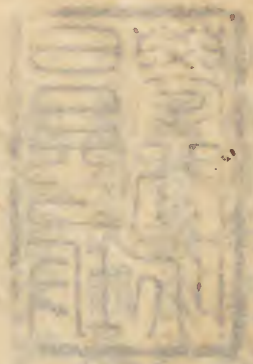
之立二年而慶父弒之侯外無季友外無仲孫湫言於齊魯且

為慶父所篡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

新嘉坡石印本...



...公...之...也...

...公...之...也...

...公...之...也...

...公...之...也...

...公...之...也...

...公...之...也...

...公...之...也...

...公...之...也...

...公...之...也...

